

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和主题特征及其演变 ——一种以“另类教规理论”为例的解释

杨虎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以赖纳特和张夏准等人为代表的“另类教规理论”是演化经济学的新兴流派之一,文章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历史比较与回溯、异质性与分类、时空特定性、能动性 with 结构等方法与主题特征进行阐述的同时,以另类教规理论为样本,对其主要观点、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剖析,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关键词:演化发展经济学;另类教规理论;异质性;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1-0044-10

以埃里克 S·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Erik S. Reinert, Arno M. Daastøl)和张夏准等人为代表的“另类教规理论”(The other canon theory)是新熊彼特学派、德国官房学派、欠发达理论、重商主义的复杂综合体。其代表人物,2008年的缪尔达尔奖得主赖纳特反复强调,这一理论是一种演化的发展经济学。较之演化经济学传统的技术、制度主题,以赖纳特为代表的“另类教规理论”已将分析领域扩展到不平等发展和全球化问题。“另类教规理论”也明显秉承了演化经济学的历史比较与回溯、异质性与分类、时空特定性、能动性 with 结构等方法与主题特征,正如赖纳特强调的:“选择什么样的分析方法,也就意味着选择什么样的理论。”^①本文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特征进行说明的同时,试图以“另类教规理论”为样本,对“另类教规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简要的剖析。

一、历史分析与回溯法

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征之一,是历史分析与回溯法。演化经济学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具备“可控实验”的可能性,因此经济研究无法使用物理学的分析方法,而只能采取进化生物学的方法;以历史分析找出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结合其背景提出机理分析。演化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

收稿日期:2009-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BJL006)

作者简介:杨虎涛(1970—),男,湖北黄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包括几个阶段:首先是根据事物在不同时段中的不同表现进行历史比较和探究,即为什么这一阶段表现出的特征与上一阶段不同,是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在不同时段中,都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是历史分析与历史比较应完成的任务。其次,是用假说的形式提出一种可考证的理论,并使之在所有历史阶段中得到应验,也就是回溯法,这种方法也被称为不明探测法,其要旨在于,我们可以在没有发现内在机理之前,用假说的形式进行推断,并用历史比较验证这种回溯的合理性,假如一种因果的回溯不断地被触发,我们就可以说存在着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要求我们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最后,要对回溯法提出的假说观点进行因果机制的说明,从而构成完整的规律性探索。

这三个环节紧密相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由于经济现实的时间之矢是向前的,因而无法像物理学那样进行重复的可控实验进行验证式研究,因此,历史比较分析就尤为重要,历史性叙述始终是演化经济学中明显或者潜在的主题,理论和经验事实都需要时间上的连续性。但如果历史分析法没有建立在一个可靠的规律探索法上,这种方法就会导致纯粹的材料堆积,比较观察法会成为一种“无概念的归纳”,而难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经济学说史上,这也正是早期历史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演化经济学之所以超越历史学派,在于它用回溯法和累积因果分析这两种方式弥补了历史归纳的缺陷。回溯法是在通过观察比较之后、在我们尚不明机理的时候提出假说,比如,在我们不明白维生素对坏血症的作用时,我们反复观察到某类蔬菜可以治愈这类疾病,那么当它反复发生时,我们可以在蔬菜和坏血症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的假说。然而,仅有回溯的假说还不构成完整的规律探索,因为这仍只是一种“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处理方法,如果我们止步于此,放弃因果机制的探寻,就只能得到一个没有根基的不变秩序,而没有因果解释。因此,作为进一步的说明,机理解释就十分重要。这也是演化经济学反复强调的,所谓皮尔斯的研究方法。^②

“另类教规理论”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强调历史比较分析。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论著都非常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点,张夏准在其著作《富国陷阱——历史视野中的发展战略》的开篇中就宣称,“要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李斯特的方法上来,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这种方法是具体的和归纳式的,与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抽象的和推论式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方法其实是德国历史学派所采取的主要方法。”^③历史分析方法首先体现在“另类教规理论”的“向后”维度上。“另类教规理论”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工业化国家在不同时段的产业、产权、贸易和技术政策,这使他们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类似于工业化国家的兴国史。“另类教规理论”一方面强调自己从焦万尼·博塔罗(Giovanni Botero)、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到李斯

特、桑巴特的“文艺复兴经济学”、“希望经济学”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始终将西方国家发展历史中那些用恰当的政策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者,尤其是政治家的行为,作为自己理论强有力的佐证。“另类教规理论”以大量的史实证明:正是有利于工业价值但不利于封建主义的政策在创造了集权民族国家的同时导致了封建主义的衰落,在没有把“另类教规理论”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并长期实践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实现从贫穷到富裕的转变。而且,在未完成追赶之前,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贸易保护,也就是李斯特式的国家主义政策,一旦完成追赶,它们就转而成为斯密式的世界主义者,并且强迫后发国家接受这种世界主义的游戏规则,从而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在这种历史的反复、普遍考察中,“另类教规理论”得出的结论是:特定的生产活动和特定的保护是富国之关键,通过推销自己从未用过的政策制度给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发达国家正在“过河拆桥”。

以“国富国穷”为主题的经济史、技术史、政策史的考据之著绝非少数,但大部分都未得出“另类教规理论”的这种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纯粹历史归纳法的缺陷,波普尔之所以反对仅凭经验观察归纳出来的经验性规律的科学价值,就在于他确信,运用归纳逻辑对某类现象或过程重复出现的规则性所作的归纳性描述,不是规律,因为它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出现例外,而一旦发现例外,那个“规律”就被“证伪”了。这表明,单纯历史分析法如果不与进一步的规律探索结合,就极为脆弱。“另类教规理论”的倡导者们显然意识到了纯粹历史比较方法的重要性和不足,并通过回溯和累积因果弥补了这种方法的不足,最终,我们在“另类教规理论”中所看到的历史比较分析法,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演化分析。张夏准准确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这个方法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并不限于通过收集和整理历史资料来期待某个模式自动浮现。更准确地说,这种方法包括寻找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构造理论对这些模式进行解释,在考虑到技术、制度和政治上变化的基础上,以这些理论来解决当代问题。”^④这里所强调的,无疑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回溯,而赖纳特也曾提到过,报酬递增是一个不必完全理解就可以使用的原理,就像我们在咀嚼柳树皮治疗头痛和吃柑橘治疗坏血病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样。回顾历史我们能看到,欧洲人也认识到制造业当中的财富生产效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和规模报酬递增联系起来。共识先于科学。就像早期英国经济学家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1620年所说,“之前我们靠感觉知道它,现在我们靠科学知道它。”^⑤这是更为直白的回溯法的表述。

回溯之后还需要用因果机制加以说明,从而构成完整的规律性探索。“另类教规理论”的倡导者们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回溯出“特定的生产活动和特定的保护是富国之关键”这一假说之后,再以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外溢理论、赤松要(Kaname Akamatsu)的‘雁阵’理论、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和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的技术范式理论对该假说进行了解释:之所以要选择特定的生产活动,是因为只有特定的生产活动才具有技术外溢效应和报酬递增,才能使更多的本国居民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报酬,从而完成所谓“实际工资上涨”;之所以要进行特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为了不断引发对这类特定生产活动的投资;之所以要进行保护性关税,是为了保障学习曲线的长期陡峭性,使之免受外来竞争者的干扰,因为一旦接受外来竞争者的干扰,这一陡峭曲线就将迅速消解,而技术外溢效益就会被打破。在这样的因果解释之后,“另类教规理论”完成了整个演化的理论分析过程。

二、异质性与分类法

演化经济学的另一特征,则是对异质性与分类法的强调。演化经济学在如下两个关键问题上和新古典体系有根本分歧:一是对异质性与新奇的强调,二是对层级本体的强调。其中,新奇是根本性的,因为在异质性与新奇的产生方式这一问题上必然触及层级本体。而对演化经济学特征的诸多描述,如反还原论、反类型论、及强调不可逆、路径依赖、动态性、过程性和历史特定性、反均衡分析等,都是从属于演化经济学这一根本性的本体判断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霍奇逊会将接纳新事象(Novelty Embracing)作为演化经济学判断标准的首选,^⑩ 维特(U. Witt)会将本体论上是否承认新奇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的根本原因。^⑪ 在演化分析中,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新物种生成、旧物种消亡的必要前提。进化生物学无法想象同质的世界,正如经典物理学无法接受异质的、多样性的世界一样;同样,在演化经济学语境中,也从来不存在两个相同的企业或者从来不存在两种相同的经济体制,多样性和差异性不仅是事实本身,而且就此构成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如同进化生物学关注生物多样性和差异性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和变化一样,演化经济学也强调多样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并且认为只有在历史背景中,多样性的讨论才有意义。马里高一语中的:“异质性如何产生的问题本身已经包含了经济演化的实质。”^⑫ 而在异质性面前,演化分析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分类,通过分类将存在“质”差异的事物置于不同的序列之中,与此同时,加总的方法也被拒绝了,因为非同质事物是无法通过数学加总的方式进行辨别和比较的。这样,任何试图将数学方式作为唯一的经济学语言的形式主义,都会遭到演化经济学的拒绝。

这些特点同样鲜明地体现在“另类教规理论”中。赖纳特等人强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所有的同质化投入无疑将生产出同质的产出……‘要素价格均等化’,这其实是标准经济理论的唯一可能结果,……这最终导致了标准经济学只能是一门解释均衡增长的理论。”^⑬ 他甚至明确将主流经济学称为“缺乏分类学的理论”,认为自己的“另类教规理论”只坚持“适当的抽象”原则,认为所有的经济现象不仅是“活动特定的”而且是“情境特定的”,“以物

理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区能不能抓住经济行为之间质的差异……这种理论方法不允许多样性和异质性……我的观点是,经济增长是一种特殊行为;它可以发生在一些经济活动当中,但在另外一些经济活动中可能就不会发生。”^⑩

基于对这种异质性活动的认识,“另类教规理论”严格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赖纳特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贫困增长——作为世界收入两极化机制的马歇尔计划和摩根索计划》一文中所区分的马歇尔经济活动与摩根索经济活动。^⑪前者是生产集中于“熊彼特式经济活动”的、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能通过技术外溢效益创造高增长并能培养熟练工人和中产阶级的(通过实际工资上涨)的经济行为,后者是生产集中于马尔萨斯式的经济活动的、没有熊彼特式部门的、报酬递减的,无法创造大规模分工协作(联合、聚集)、无法导致实际工资上涨的经济活动。即便是创新,也被“另类教规理论”区别对待: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后者如微软公司的创新,它是一种产品创新,可以产生巨大的递增报酬、具有严格的进入限制、丰厚的利润以及支付高额工资的能力。而同样的技术,在另一个产业中则体现为过程创新,如服务业。“就在微软公司总部的职员提高工资的同时,欧洲的空中小姐却因为相同的原因使得工资下降了……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一个事实是:创新确实可能减少某个产业或地理区域的附加价值水平。”^⑫由于对异质性的承认和分类法的采用,“另类教规理论”也对数学形式化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数学逻辑被经验事实和分类的重要性所替代。赖纳特指出,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可计量的——身高,重量,水和无机物的百分比单独地理解人类,许多其他的关键因素则均被忽视……相似的一些事情发生在经济学,使用数学太频繁让定性分析离我们越来越远。^⑬这种因异质性和涌现性质存在而拒绝形式化的做法,同样也是典型的演化经济学分析特征。

三、时空特定性

强调时空特定性也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方法特征之一。而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强调时空特定性,是因为:第一,演化本身是一个历时、历空间的过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中,历史累积和脉络背景尤其重要,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发生影响了什么并作为改变的环境要素而遗留下来,从而影响其后的演化过程,也即是路径依赖;第二,按照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批判实在论的观点,深层次的机制和机理所最终展现的实际,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现实是经验层、实际层和真实层的复合体,它们之间的运动关系和最终表现总是特定的、真实层的最终表现,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因而每一种社会现实,都具有时空特定性。这就要求演化分析必须关注脉络的、时空特定的事件。

“另类教规理论”在这一点上也尤其突出。他们指出,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丧失了两个重要的维度,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赖纳特

写道:“经济世界变成了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没有时间,空间,摩擦,处于一种自动和无限的和谐中,在那里一棵橡树快速增长到很大同时又开始被削减(也就是,不花时间)……在原点上世界并不存在成本,摩擦和迟滞是由空间和时间的创造的。因此,如果要用一种因素代表成本,现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摩擦和延迟就必须加入其中。”^⑩

作为一种经济要素,空间的重要性往往与时间的重要性紧密结合,形成了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所称的“速度经济”。一般而言,但凡只要结合了贸易主题的理论分析,空间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因为它将作为一种影响成本的因素而客观存在,而“另类教规理论”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上充分结合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和历史分析,将空间距离和影响空间距离变化的技术因素与贸易保护、产业政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演化经济学的时空特定性分析。赖纳特和张夏准借鉴了德国经济学家弗朗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运输阻力(transport resistance)概念,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相继的运输能力的改变,空间作为一种运输阻力因素,对商品价格、实际关税水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区位的孤立使之与爱尔兰相比拥有更高的运输阻力。换句话说,时间和距离为该国提供了发展制造业的天然保护。”^⑪在此基础上,赖纳特和张夏准分别就关税保护的历史水平变化进行了分析,针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指责某些发展中国家过高的关税保护,他们指出,一旦考虑到运输阻力的相关成本,将这种天然保护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当时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结合起来考虑就会发现,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换言之,空间这种经济要素变化了。

通过分析时空因素对“特定生产活动”的影响,“另类教规理论”把时空特定性与其关注的“国富国穷”主题联系起来。20世纪技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运输阻力的大幅度减少,或者“距离的消失”。在“另类教规理论”看来,这对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并非幸事。因为“这明显使得边缘国家实现赶超——即落后经济体进入报酬递增的生产领域——的难度大大增加……在很多新产业中,运输和时间阻力的消失使得对它们的保护毫无意义。由边缘国家的创新体系提出的优秀研发思路,常会被第一世界具有全球性质的经济体吸引走。创新虽然有时个别地出现在边缘国家,但频繁发生于中心国家的情况更为常见,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熊彼特主义发展地理学(Schumpeterian development geography)所要研究的另一个维度。”^⑫在这里,“另类教规理论”清楚地指出了,因为运输阻力的下降,特定生产活动的选择、创造与保护的难度大大增强,从而使大量报酬递增活动出现一种向富国集中的集聚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时空条件的变换构成了对一种机理、一种趋势明显的影响。

除了对这种时空本身经济意义的独特分析之外,“另类教规理论”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这一宏大主题上有所贡献。事实上,在任何一种以全球

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均质扩展为主题的宏大叙事理论中,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文化与经济多种意蕴的要素。作为一种同样关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均质扩展的理论,“另类教规理论”在视角、甚至观点上,都与早期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有相似之处,尽管赖纳特并未在自己的思想谱系中加入拉美经委会、普雷维什、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但其理论中“中心—外围”地带的动态变化,却的确与上述理论有共鸣之处。比如,结构主义依附理论对“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的主张,以卡多索、费尔南德斯、埃文斯等人代表的依附发展理论对国家作用的强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中心—半边缘—边缘”三者之间剥削与不平等的冲突的揭示等等,都能在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著作中发现类似的主题和观点。或许就理论的宏大性和经济历史的涵盖面而言,赖纳特与上述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们还存在一定距离,但在穷国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活动这一问题上,“另类教规理论”的解释无疑超越了前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依附论后来之所以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理论所依托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更具体地说,它们没能很好地解释诸如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何摆脱依附和边缘的,也没有解释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为何沦为“第四世界”。而“另类教规理论”的重要论证之一,就是强调了特定的生产活动选择的必要性,正如赖纳特指出的那样:“不是资本匮乏,而是另外的真实的原因:缺乏某些引起发展和结构变革的经济活动。”^⑩正如最近几个世纪一直观察到的那样,后发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转向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这种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却不是自发产生的。这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后发经济体进行高附加值经济活动(发展幼稚产业),社会 and 个人的投资收益是不同的。^⑪从这个意义上说,“另类教规理论”对那种宏大的时空特定性理论是有贡献的。

四、能动性 with 结构

能动性 with 结构(agency and structure)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也是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古老命题。能动性(agency)的本意是指个体行为入独立行动并做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而结构(structure)则是指向诸如社会阶层、信仰、种族、伦理、习俗等能够影响或限制个体独立行动并做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的因素的统称。但在演化经济学中,能动性 with 结构命题更主要是一种关系实在论的体现,它反映的是分析主体(能动性)与其环境(结构)的互动演化,个体不能脱离结构而存在,而结构也因个体活动而改变,主体在结构下活动,并通过结构下的活动改变了结构本身,这就是演化经济学的向下因果(downward causation)和向上因果(upward causation)命题。在向下因果和向上因果中,结构本身会产生渐变复制,但绝不是原版复制,它的本质特征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却可以逐步积累量变从而最终发生质变,即在时间的不断流逝和人类活动的

不断发生中,社会的人、关系的人不仅需要通过活动保有自身存在,而且要维系原有的关系存在。这种维系,不仅仅是复制性维系,而且是一种可变性维系,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反复作用中,社会经济体系发生了种种变化。演化经济学的协同演化、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涌现(emergency)等命题,都与能动性与结构命题直接相关。而在演化经济学的诸多代表性流派中,我们也都能发现能动性与结构主题的不同形式,都能看到这种“关系的维系与渐变”主题:老制度主义关注技术—制度的协同关系如何不断裂,新熊彼特学派关心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不断裂,奥地利学派关注知识结构化过程中的结构关系不断裂,调节学派关注调节模式如何保障积累体系的稳定使其不致断裂,而演化生态经济学强调的是能动性与结构命题中最为终极的问题:如何保持人类社会与自然能量关系的维系。这种关系实在论的主题,使演化经济学总是强调跨学科、多领域的对话,因为在有机整体论的思维下,经济研究必须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相互依存的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经济问题。

这种能动性与结构的命题在另类教规经济学中也得到了体现。它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扩张化的过程中,国家—世界关系的不断裂。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另类教规理论”不仅借鉴了新熊彼特学派的相关观点和方法,也借鉴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与观点,试图从更宏大的时空叙事中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系问题,尤其关注穷国和富国的分工与贸易关系对国家—世界关系的影响。对于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扩张的问题,卢森堡曾在《资本积累论》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无论以何种形式,原始积累一直在进行,资本主义必须利用这种新的“掠夺”方式来补偿由其内部矛盾运动而产生的内部不平衡。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即使在它十分成熟的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这一基本判断对后来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者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影响。^⑩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假定一个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第三者”,而对于这个关系到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三者,卢森堡的判断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她的设想之一是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卢森堡看来,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资本有必要越来越向全世界扩张,以便攫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供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还是获得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资本主义社会都离不开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换。洛仁·戈尔德纳指出,卢森堡提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永久性”是绝对正确的。原始积累是帝国主义的实质,是违背了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非等价交换的积累。“从11世纪的意大利海盗到今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西的奴隶劳动力,资本主义

从未停止将手伸出等价交换的封闭系统(第一卷和第二卷)外,向‘外’‘掠夺’劳动力和资源。资本对非资本主义财富资源的掠夺,今天仍然持续。”^②

这样的逻辑,在“另类教规理论”中同样存在,赖纳特指出,解决全球化引起的贫困增长问题的方案只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他认为,第二种选择(也就是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如果按照第一种方法(实现劳动力市场全球化)则可以通过允许穷国的劳动力向进行“熊彼特式”经济活动的地区转移的方法来实现。大量的穷国劳动力向富裕国家迁移,将会出现一种压倒性的要素价格向下趋同的均等化,即第一世界国家的工资将下降到全球大多数人口的水平,也就是基本生存限度附近。这样的话,整个世界都有陷入需求不足型均衡的风险,任何单一市场都不可能释放经济的活力。在这里,赖纳特所指的“陷入需求不足型均衡的风险”暗合了卢森堡的“原始积累是永久性”的观点。

五、结 语

演化经济学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坚定的批判者,虽然在“破”,即批评主流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但在“立”,即建构替代性理论方面却一直未能取得明显进展。其中固然有内部观点融合不够的原因,但也有分析主题狭窄的原因,较之老制度主义、新熊彼特学派等传统演化经济学理论流派,“另类教规理论”在秉承演化经济学方法与主题特征的同时,将其视域扩展到了“国富国穷”这一具有恒久魅力的主题上,对促进演化经济学的系统发展不无裨益。

注释:

- ①⑤⑩⑫⑬⑭⑮⑯ Erik S. Reinert: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Constable 2008: 31、38、176、175、45、194、196、192.
- ② 皮尔斯认为科学研究有三个阶段:(1)通过溯因形成和发现假说;(2)通过演绎从假说中推出可检查的命题;(3)用归纳和实验使假说合理化。详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38 页。
- ③④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 ⑥ G. M. Hodgson: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Edward Elgar, Helttenham, 1999: 180—190.
- ⑦ Witt 认为(1992),同意新奇在经济变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他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 ⑧ Luigi Marengo, Marc Willinge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ltern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odelling Evolutionary Dynamic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7, 7: 334.
- ⑨⑰⑱ Erik S. Reinert. Increasing Poverty in a Globalised World: Marshall Plans and Morgenthau Plans as Mechanisms of Polarisation of World Incomes, <http://www.othercanon.org/papers/index.html>, 2007.

- ⑪ 详见赖纳特:《全球化世界中的贫困增长——作为世界收入两极化机制的马歇尔计划和摩根索计划》,杨威、杨虎涛译,《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08年第2期。
- ⑫ 陈燕谷:《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视界》,2001年第2期第22页。
- ⑬ 洛仁·戈尔德纳:《虚拟资本初步知识: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罗莎·卢森堡理论的现实意义》,车艳秋 房广顺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期第15页。

参考文献:

- [1] 张夏准.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2] 陈燕谷. 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J]. 视界,2001,(2):11-25.
- [3] 洛仁·戈尔德纳. 虚拟资本初步知识: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罗莎·卢森堡理论的现实意义[J]. (车艳秋 房广顺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1):7-14.
- [4] U Witt. Evolution as the theme of a new heterodoxy in economics [A]. U Witt. Explaining process and change: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 [5] Luigi Marengo, Marc Willinge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ltern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odelling evolutionary dynamics: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7,(7):331-338.
- [6] Erik S Reinert. Increasing poverty in a globalised world: Marshall Plans and Morgenthau Plans as mechanisms of polarisation of world incomes [J/OL]. <http://www.othercanon.org/papers/index.html>, 2007.
- [7] Erik S Reinert.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M]. Constable, 2008.

Evolutionary Economics' Methods, Theme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Other Canon Theory

YANG Hu-tao

(Economic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other canon theory which is advocated by Reinert and Ha-Joon Chang and so on is a new branch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methods and theme feature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uch as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abduction, heterogeneity and classifications, time-space specificity, initiative and structure. Meanwhile, it analyzes the main points, policy advocacy and analytical method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words: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other canon theory; heterogeneit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责任编辑 金 澜)